

街面忆往

老烟台有个新世界商场

王吉永

提起新世界商场,在老烟台可谓无人不知。小时候我父亲常领我到商场买东西。哪怕买一点小东西,我父亲也愿意去新世界商场买,因为商场距我家较近,商品齐全,还能顺便领我逛逛街。我上高小后,星期天也常领弟弟到新世界商场三楼去玩,新世界商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新世界商场位于芝罘区临衢街(现胜利路)路西,南距南大道(现南大街)不到200米;南邻是一个诊所和一个洗衣店,还有一个居民院;北面是毓岚街,西与福建会馆为邻。新世界商场有两个大门,东大门是主门面向临衢街,北大门是副门面向毓岚街。毓岚街以北、以西是一片低矮的小平房。

我父亲说新世界商场算得上是老烟台最早的综合性商场,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。那一年,他还在信义小学(现毓璜顶小学)读初小,新世界商场刚竣工时,实行摊位租赁制,商户要进入新世界经营,需按摊位大小及位置优劣每年交纳租赁费。由于商场地处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,且经营商品齐全,顾客络绎不绝,商品销售很快,短时间内摊位便全部租出。商场按不同商品的种类分区经营,租赁摊位的商户要遵照商场的规矩,这样顾客要买什么东西一下子就能找到,且便于货比三家。

新世界商场南北长,东西略短,共两层楼,一层被四面的楼房围成一个很大的长方形,二楼的四周是外廊与栏杆,中间形成天井,二楼楼顶及天井的上顶封为平台。商场一楼南北各有一部格式一样的楼梯,两部楼梯对称,上到一半都有呈Y字分支,分别与二楼东西楼的两条外廊相连,顾客上二楼买东西可选择走就近的楼梯,很方便。

一层东楼的南半部经营男女服装及鞋帽,北半部经营儿童用品、玩具、糕点等;一层西楼全部经营粗杂货,包括锅碗瓢盆、厨房用具等日用杂品;一层南楼下我从未看见开门,可能是仓库。一层北楼中间是大门,大门的东西各有一个经营大厅,西面的大厅主要经营各种日用五金、自行车零件及整车,还有油漆染料和其它日用化工产品,东面的大厅主要经营针、线、衣服扣子、关针、按扣等价值较低的小百货。一层的两部楼梯之间还有好大的经营面积,经营各种手套、袜子、腰带、毛线等商品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晚上商场亮起的彩色霓虹灯,这在那个年代是很超前的。东大门偏北的二楼最上面,竖挂有一个约3米高的霓虹灯灯箱,霓虹灯到了晚上便发出奇异夺目的彩色虹光。灯箱上面写着“曙光墨水”四个大字,霓虹灯上有大小两个闪亮的墨水瓶,大墨水瓶居上,小墨水瓶居下。大墨水瓶倾斜着,从瓶口有墨水一滴一滴地滴往小墨水瓶口,直到把下面的小墨水瓶滴满时,大灯箱就会变换另一种色彩,周而复始。从南大道上老远就能看到霓虹灯在闪亮,这个霓虹灯大灯箱已成为新世界商场的标志。晚上天不冷时,商场大门对面的空地上,常常聚集着一堆观看霓虹灯的人。

商场二楼上的平台是最吸引孩子们的地方。二楼的西北角有一个楼梯,是唯一能通向平台的路。楼梯拐弯处挂着巨幅的安全警示图,图上画着一个小男孩因攀爬二楼上的挡墙不慎摔出楼外。我有点害怕,每次上平台去玩,都小心翼翼不敢靠近四周的挡墙。

平台的面积和新世界商场一层的面积一样大,因平台上没有其它建筑物,显得很宽阔。在老烟台,新世界商场算得上是“高层建筑”了,那时市区大片大片的房子都是平房,二层楼房并不多见。站在商场平台上极目四望,也会有一种“一览群山小”的感觉。

上小学时,几乎每个星期天下午我都领弟弟到商场二楼的平台去玩。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看拉洋片。所谓洋片,就是一些镶在金属相框中美丽的风景画或戏剧连环画。放进洋片机的一端,然后推进一片顶出一片,洋片机的两端各有一人,一个为主一个为辅,为主的往洋片机里推片还要唱词。所谓唱词,就是把这段洋片的故事用歌的形式唱给观者听,为辅的只管接片。洋片机前有四只聚光镜和四个座位,可以同时供四个人观看。看十几张画片为一场,一般每人收三到五分钱。当时的五分钱能买一个大火烧,因此我从来没舍得花钱看洋片。

另一个吸引孩子的地方是平台的东南和西南那两个角,各有一个很大的小人书摊,每个书摊至少有300多本小人书,种类很全,有《杨家将》《说岳全传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等成套的小人书,让人看了这本还想看下一本。还有一批抓特务的、打鬼子的单行本。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小人书,这些小人书吸引了很多孩子在那里席地而坐。我也很希望能常去看小人书,但因平日兜里没有钱,往往去的次数不少看的次数却不多。那时,依着南墙根坐在地上看着小人书,思绪全部进入书中情节之中,真是一种享受。两本小人书看完,两腿坐得酥麻酥麻的,幸福感却是满满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的快速发展,为了拓宽南大街和胜利路,新世界商场被拆除了。1991年5月,新世界商场的业主迁入位于青年路12号的新址营业。

新世界商场,承载着我美好的童年记忆。尽管它已不复存在,但每当我走到那里,总会不由自主地回望两眼,内心倍感温馨。

乡村记忆

油坊是俺村的荣耀

孙玉玲

早年在我们村南,紧挨着路西边只住着一户人家,白白的山墙上,“油坊”两个黑色的大字显得格外醒目。字的后边画有一只手,其中两根手指向北指去。如今想来,这便是当年村里最早的广告牌了。

沿着手指的方向向北走不远,就看见油坊了。它坐落在路东临街处,厂房是当年一户地主家的产业,青砖黛瓦,台基坚固、扎实,柱脚高拔、挺脱,是村里数得上的大房子。

高深的院落里,西厢房是库房,东厢房则是换油的地方,西南面临窗处放有一张带抽屉的桌子,那是会计用的办公桌。东面并排着两个铁皮大油罐及大小小几口盛油的瓷缸,缸边分别挂有3.5斤、2斤、1斤、半斤、2两、1两的提子。说起提子来,当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:“紧提酒,慢打油。”这句话道出来的是卖酒与卖油的买卖经,即技巧。

油料加工的程序全在北屋。有时跟着大人去换油,总被炒胚的香勾魂,垂涎欲滴地跑到北屋门口,望着蹲在锅台边用大铲子翻炒的人,觉得他们真幸运,守着这么多花生胚,肚子里肯定不会生馋虫。那一刻的我,多么渴望有人对我说:“小姑娘,来,给你几颗解解馋。”

当年的油料加工,可谓繁琐。工作人员每天凌晨四点多就要上班,首先将一天所要压榨的花生米依次倒进手摇的对滚机中,将其粉碎,碾压成胚。接着便是炒胚。当时油坊有四口十二印的大锅,俩人一组轮换,一人拉风匣,一人在锅里翻炒。炒胚的关键是把握火候,炒大了容易糊,炒轻了出不来油。炒出来的胚均匀,呈金黄色即为合格达标。随后是蒸胚。将炒好的花生胚,放到锅帘上蒸。这蒸胚也有很大的学问,蒸得太软压不住,蒸得太硬出油率低,必须软硬适度,出油率才会高。胚蒸好后,先凉着,大伙儿趁这工夫,回家吃早饭。

饭后回来便开始装胚。首先用麻袋皮将钢圈底部铺好,再将蒸好的花生胚装入钢圈内,边装边用脚在上面踩,直到结实实装满后,上面再盖上麻袋皮,这样一个榨油前的装模才算完成。一个钢圈里能装三十斤胚,平时一天能加工一千多斤花生米,那就得将蒸好的胚,一个圈一个圈地装好,再一个圈一个圈摞进铁桩子里。一个桩子能装十二三个钢圈,油坊里共有四个榨油的桩子。桩子装好便开始榨油了,围绕在桩子上有五个眼,将一根铁棍插入其中一个眼中,八个人站在铁棍的两边,四个人推,四个人拉,直到推拉不动,再将铁棍插入下一个眼中继续推拉。这样依次推拉,直到挤不出油,这一桩子的榨油算是结束。金黄色的油花,随着工人们的奋力推拉,顺着铁桩翻滚着流到油盘,随之流向油桶。油桶流满,有专人倒进大缸里沉淀。榨好的油,需每天倒缸,清除沉淀的杂质。这样反复一个星期方可出售。这时打开油缸,只见油色金黄清澈,油香浓纯扑鼻。

我们村的油坊出油率高,且质量好,远近闻名,是一村人的荣耀,方圆百里的乡亲都慕名过来换油。那时一斤花生米三分五的加工费,村民们大都没钱支付,油坊便开启了用花生饼顶加工费的办法,受到了人们的肯定。

每年到了腊月猪快出圈的时候,我家才舍得拿点儿花生饼回家,泡泡喂猪,让猪上膘出圈。这时,我们也能跟着啃块花生饼香香嘴儿、解解馋。母亲还会用花生饼做菜稀饭,那个鲜美劲儿,我至今难忘。

村里的油坊能够长兴不衰、客户盈门,这与技术员孙振轩大爷的功劳密不可分。那些年,用花生打油,可不像磨面那么简单,大家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换油,来回一趟很不方便。孙振轩大爷当年在城里做过工,不仅见多识广,且聪慧过人。当他发现这一便民利民的时机,便向村领导承诺,村里若建油坊,器械的引进、安装以及油料加工等都由他全面负责。没有了后顾之忧,村里放心地将一切交给了孙振轩大爷。

孙振轩大爷精心指导、严格把关,工作人员吃苦耐劳,再加上诚实为本、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,油坊的生意红红火火。

时光荏苒,随着旧村改造大潮的来袭,俺村的油坊也拆了,就此卸下了半个世纪荣耀的光环,成为家乡人心中一段永存的时代印记。

追忆美食节

安家正

2001年我国男足首次打入了世界杯,消息传来,烟台广大球迷欢欣鼓舞。几乎与此同时,旅游界也传来了喜讯——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确定在烟台举行。这构成了“中国(烟台)五彩缤纷国际美食节”举行的背景。

烟台是有名的“鲁菜之乡”,把鲁菜“打包”推荐给全社会是从这个节日开始的。美食节组织得非常成功,本埠众多饭庄、酒店纷纷报名参加,以致准备的会标居然不敷分配,无奈只好印制一个标准图样,让大家仿制。美食节结束后的庆祝晚会,虽然只有本埠业余演员担纲,可是偌大的会场却座无虚席,不少人是站着看到底的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主会场下边有一个庞大的小吃群在展销。人们没想到,在工人文化宫广场上,能集中品尝到烟台各地的有名小吃,如蓬莱小面、黄县肉盒、宁海脑饭等。

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莱州的花儿(即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饽饽),保鲜花儿的土冰,莱州人称之为花盒子的一种濒于消失的玻璃罩子,也在小吃群中出现了。

美食节之所以成功,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。作为鲁菜的发源地,可做的文章有很多,近年来业内人士行动起来,为振兴鲁菜文化出谋划策,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。

